第九届进博会“上海馆”——让“量身定制”成为品味上海的新方式

打造沉浸式城市美学现场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如约而至。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中心广场上,“上海馆”以“上海Style·定制你的精彩”为主题,串联起各品类、各业态、全时段的消费体验。从身上穿的、嘴里吃的到手里拎的、未来用的,“上海定制”在馆内随处可见,让“量身定制”成为品味上海的新方式。

一馆联动全城消费新生态

上海市商务委介绍,今年“上海馆”以海派风情与都市潮流交融为底色,萃取老上海Art Deco(装饰艺术)、洋房骑楼等元素,串联经典、潮流与街巷烟火。站在主入口,一面是海派复古的“洋房客厅”,一面是都市潮流的“夜上海”,一眼“穿梭”于上海的“过去”与“现在”。服饰珠宝、环球美食、美妆香氛、票根经济、人工智能+消费、上海礼物、夜间经济、非遗手作八大板块,以场景化展陈与交互式体验,把“上海定制”从概念转化为可感、可逛、可参与的城市美学现场。

步入展厅,一场消费漫游徐徐展开。消费者最先邂逅的,是一个个承载海派匠心的标杆品牌。在老凤祥的展台,非遗金银细工打造的高定珠宝以及智能首饰展示匠心魅力;南外滩定制中心、培罗蒙西服、蔓楼兰旗袍、Vivienne Tam高定礼服,让人在一针一线间感受量体裁衣的温度与质感;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则串联起传统精工与先锋设计,还有年轻人、外籍朋友都青睐的PANE潮流潮牌。

美衣之外,还有美食。徜徉“环球美食汇”,一边是来自美洲、欧洲、亚洲的环球美食,一边是邵万生、乔家栅的上海味道,还有上海牌咖啡、巧克玩家的特色下午茶,让观众感受“在上海,品全球”。旁边的美妆香氛板块,东方美谷、美创静界和一批新锐品牌,正在诠释美妆消费从标准化产品走向私人定制的趋势。

一张小小票根,也能串联全城精彩。Shanghai Pass与进博票根联动全城、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商圈联动、上海马拉松体旅联动系列产品,以及各类文化演出活动,以文商旅体展联动串联全城消费体验。

“手搓”私人定制,“上海礼物”传递城市温度

“上海馆”的“好玩”,在于把定制从展台交给观众。

在现场还原的定制工坊实景,真实体验培罗蒙老师傅“量体裁衣”;在一尺花园打卡专属的“上海定制”咖啡拉花;在SENSLUX尝试现场调香;在口红学苑制作一支专属口红。感受海派文化,可到胶集黑胶文化图书馆,在唱片中聆听上海旋律与世界之声;邂逅潮流生活,可在精彩夜上海AI互动装置测测“夜型人格”。

今年还特别设置“非遗手作”区,每日轮番上线手作体验活动:龙凤旗袍盘扣、童涵春堂香囊,以及非遗技艺金玉镶嵌代表性传承人郑连博带来的国风首饰体验等,让观众“手搓”一份独属于自己的作品。定制由此从展示变为参与,也让消费新场景可体验、可传播。

此外,参与拍照或视频打卡并转发朋友圈、小红书、抖音,在现场指定时间段可有机会随机获取品牌伴手礼;持第九届进博会有效证件,或拍摄品牌方票根联动权益照片,到指定门店任意消费还可享优惠,打通馆内外消费乐趣。

“上海礼物”板块以上海标志性橱窗美学,荟萃多元好物。次元潮玩爱好者,可以找到明日方舟×大白兔联名套组、米哈游《绝区零》系列桌搭文创、上影元“大闹天宫大圣凌云款”珍藏手办系列;东方美学爱好者,可以找到金宇澄版画,以及大蕴美瓷×帕霓霓、沙涓、丝所、紫黄聚、珺臻珠宝带来的品牌好礼。每一件“好礼”都承载着独一份的情感与记忆,也让“上海礼物”成为传递城市温度、讲好上海消费故事的生动载体。

■张钰芸(来源:新民晚报)

长征精神早期传播与上海革命出版网络——

内容质量是生命线,创新融合是发展动力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不仅是一次伟大的军事壮举,其精神内核的传播弘扬,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自觉进行革命话语建设的重要内容。从1935年作为长征亲历者的陈云秘密抵沪,到1941年上海“孤岛”沦陷,这6年时间里,上海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深厚的出版根基及隐蔽战线的斗争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传播长征精神、构建革命叙事的枢纽。上海革命出版网络更是通过扮演文献保存者、叙事重塑者与精神转化者三重角色,在极端环境中构建了长征精神的核心话语,对这一伟大精神在民族救亡中的广泛动员起到了作用。

中国共产党有组织传播长征精神的早期枢纽

在长征叙事的整理与对外传播、及时向外界系统宣介长征壮举及其彰显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一过程中,上海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成熟的革命出版网络,成为党有组织传播长征精神不可替代的早期枢纽。这一枢纽作用的发挥,始于长征亲历者与核心史料向上海的汇集,并依托于上海业已形成的强大出版与传播能力。

陈云1935年的上海之行与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标志着长征精神有组织、系统性传播的开端,而上海则是这一重要历史叙事生成与向外辐射的第一个节点。

继陈云之后,更多核心的长征原始记录被有计划地输送至上海。1937年春,《二万五千里》稿本准备在上海出版。这一举动本身极具象征意义。它表明,在延安之外,上海被党中央视为保存核心革命记忆并向国内外进行出版宣传的首选前沿阵地。陈云的报告与《二万五千里》稿本的汇集,使上海的党组织很早就掌握了权威、丰富的一手叙事资源,为其发挥传播枢纽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上海之所以可以承担此枢纽功能,从根本上得益于其自建党初期以来积累的、相对成熟的革命出版机构和网络。上海是党的出版事业的发源地与中心。20世纪20至30年代,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华兴书局等党的早期出版机构相继在此诞生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出版、发行经验和广泛的进步文化界人脉。这种深厚的出版传统与组织基础,在长征精神传播中得到延续与创造性发挥。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该书出版后轰动海内外,第一版即迅速售罄,后又多次重印,成为无数国人和海外华侨了解红军与长征的重要读物。这一出版奇迹,正是上海革命出版网络高效运作与强大影响力的集中体现。

由此可见,在1935年至1941年这一关键时期,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有组织传播长征精神的早期枢纽,有效连接了对外宣传的舆论空间,完成了长征叙事从内部总结到对外宣介的关键转变,为长征精神的早期广泛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虽然1941年底上海“孤岛”完全沦陷,使其作为有形枢纽的功能被迫中断,但此前6年间奠定的传播基础、形成的叙事范式与积累的精神火种,已通过出版物的广泛传播和进步人士的持续转移,产生了超越时空的深远影响,持续辐射至全国乃至更广阔的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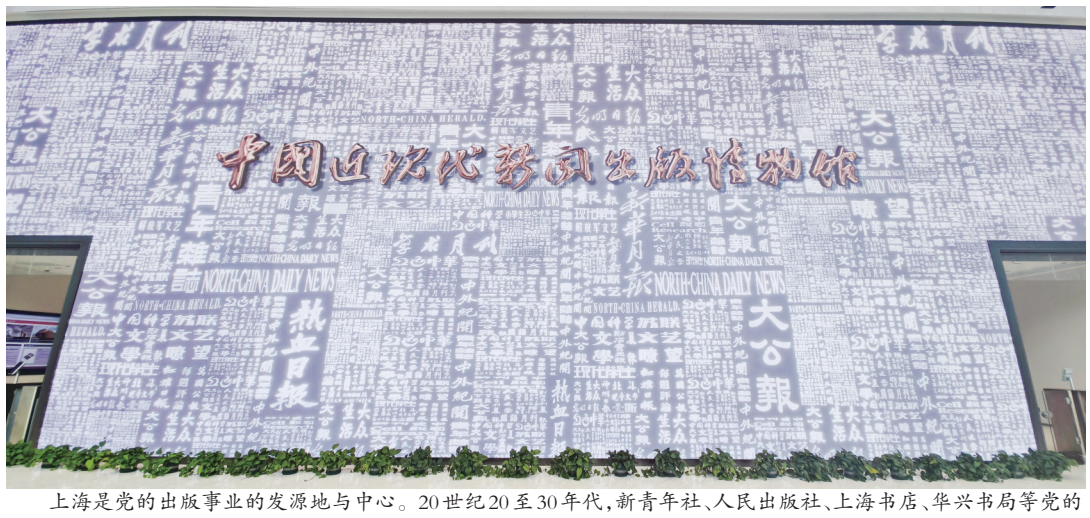
上海革命出版网络在长征叙事生成中的三重角色

上海革命出版网络在长征精神的早期传播中,其作用的意义远超简单的信息传递。它通过一套高度自觉且富有创造性的文化生产机制,深度参与了长征叙事从隐秘史实到公共革命话语的建构过程。

第一,作为权威叙事文本的生成中枢。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开创性地采用“他者”视角对长征历程进行文学化转译,不仅保存了史实,更在叙事策略上为面向国统区及海外的宣传确立了统战基调与可信范式。随后,上海革命出版网络对《二万五千里》珍贵稿本的秘密接收与守护,则标志着其承担了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文本资料库”职能。通过完成这些核心文本的汇集与初步定型,上海革命出版网络为长征叙事的后续演绎,奠定了无可置疑的权威史料基础与初始政治编码。

第二,作为大众叙事的转化传播中心。上海革命出版网络能够将权威的原始文本,高效转化为能激发大众共鸣、引领舆论风向的文化产品。这依赖于其独特的组织与创新能力。一是高度灵活且高效的生产模式,以“复社”翻译出版《西行漫记》为代表,实现了从募资、翻译到印制发行的快速一体化运作,创造了战时出版奇迹,体现了强大的文化动员能力。二是对多媒介叙事形式的自觉开拓,同步推出《西行漫画》等视觉作品,构建了图文互济的叙事矩阵,极大增强了长征故事的感染力,拓展了传播维度。三是完成从长征史实到长征精神的意义升华。通过翻译、出版和推广《西行漫记》及其衍生作品,革命出版网络充分展现出长征是一曲理想信念的史诗,红军领袖是魅力型英雄,从而完成了长征叙事关键的“经典化”过程,使其从具体史实跃升为鼓舞全国人民的长征精神。





上海是党的出版事业的发源地与中心。20世纪20至30年代,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华兴书局等党的早期出版机构相继在此诞生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出版、发行经验和广泛的进步文化界人脉。图为位于杨浦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谢典书 摄(第二张为资料图)

第三,作为战时动员的话语转换枢纽。在上海特定的抗日救亡语境下,革命出版网络的核心使命是将长征精神精准转化为即时可用的动员能量。首先,它实现了长征精神与抗日救亡主题的策略性对接,把长征中的坚韧不拔,直接阐释为坚持抗战、争取民族解放所必需的精神品质,使历史记忆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其次,它绘制了通往革命圣地的“精神地图”。相关出版物在国统区读者心中,清晰地将“延安”标识为长征的终点与抗战的希望灯塔,从而助力引导了无数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思想与行动潮流。

上海革命出版网络这三重角色的环环相扣,构建了一套史料接收、文化生产等的完整话语体系。它不仅传播了长征史实,更深度参与了长征精神的塑造、经典化与时代性激活,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环境下成功实践文化领导权的一个关键环节。

上海革命出版网络早期传播长征精神的实践深刻表明,党的领导是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内容质量是其生命线,创新融合是其发展动力,视野格局决定其影响范围。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守出版初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弥足珍贵的借鉴意义。

■魏洲阳 陈挥(来源:解放日报)